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絜齋集卷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陳昌齊

謄錄監生臣左振麟

絜齋集卷七

宋　袁燮　撰

論

管仲器小論

桓公得管子于纍囚之中桓公原本避宋欽宗諱作威公今改正後倣此置射鉤之怨親迎于郊齋戒十日禮之于廟三酌而授政焉故孟子以為學焉而後臣之在春秋時能盡禮尊賢

如桓公者蓋鮮矣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得君又如此其專也然功烈之卑遊孔門者羞稱之仲何以得罪于聖門若是耶嗚呼仲誠智術有餘者也而未聞先王之大道迷其本而勤于末矣仲之相齊也舉賢才明賞罰令行于諸侯九合不以兵車使民離左袵之患實有大功焉惜乎其器小而易盈也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仲之生平此一語盡矣如桓公問仲以行霸用師之道仲則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為之難以速得志

于天下乃作内政而寓軍令焉嗚呼齊大國也修其軍制使諸侯畢來取法皆定卒伍而修甲兵將復見西周之盛其規模豈不甚廣而仲以為若是則功不可速成遂使前日功業一朝掃地矣此皆仲未聞大道其器小故其功如彼卑也大抵心之正者所用無不正而智有餘者足以累其心由東周以來士大夫日趨于卑陋如仲之才誠不易得矣然攷其行事蓋智有餘而心不正者也古之聽訟者令民入束矢鈞金非以為利也仲依

倣其法亦使民入馬鑄金為兵矯箭為矢而甲兵大足乃因是以為利何其與古異耶古有擇人之官道王之德意仲欲圖霸而恐天下不從乃使游士八十人播其美於諸侯亦其利心之所發耳仲非不知經也惟其機智有餘則竊先王之法以為己利仲之心術不正彰彰焉不可逃矣仲誠有意於治己者則心術之病固當痛治而力鋤之惟其胸中所期不過區區功業足以顯名于諸侯以終吾世而已心之正不正非所急也其心術

既差又豈能正其君之心乎此皆器小之形也昔者左丘明最愛管氏其書所載如辭子華之請受下卿之禮類皆可美者及變古司馬法而為區區之內政其用心何狹哉此仲所以為器小也仲制其國士與工商各自為鄉士鄉為兵工商鄉專斡鹽鐵養兵于此取利于彼其為謀亦巧矣然用人傷於太多古昔司徒籍兵雖衆而司馬調之則寡孫武言興師十萬寧居七十萬人是七家而取一卒也今仲以為五家為軌而一軌出卒五

人是一家而出一卒何其太甚耶仲之意以為不如是則霸業不可以猝就苟一時之功而廢先王經久之制此仲之所以為器小也大臣之職莫大于正君心桓公自言有大邪三而仲以為無害其所以害霸者惟任賢之不專耳是仲之意不過欲其君專任已而不參以他人則已得以行其所欲為耳而不知君心不正則為治之本不立功業豈能及遠哉仲之經營霸業八年而後成蓋亦勤矣然功業甫定而其心侈然娶三姓女官事

不攝臺門反坫用國君禮已為奢淫若是又安能止其君之縱欲乎君心日蠱壞故仲一死而小人用事史遷作夷吾傳專攻其失如桓公實怒少姬襲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之不入桓公實伐山戎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皆探其心而深排之然則後人何所取信哉吾始亦疑之讀孔孟之書而後知孔子雖以仲為器小為不知禮然未嘗不稱其功以為民到于今受其賜且有吾其左袵之嘆其稱之如此至孟子則不然曰管仲曾西

所不為而子為我顧之乎誅絶之辭畧不少貸孔孟豈有異旨哉蓋仲于周衰之際糾合諸侯攘卻外裔有大功焉孔子與丘明實受其賜不得不稱其功也及孟子時去管仲已遠遷之世相去又益遠仲之澤已竭而其過昭然不可掩矣正其罪而誅絶之其理固如此也雖然孔子作春秋美桓公之盛而管仲不見于經豈非桓公尊賢之誠可以引之當道而仲以區區智術而小之此固聖人之所貶也噫仲真器小聖人之言真足盡其

生平哉

商鞅論

商鞅用于秦變法定令已而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乃黥刑其師傅夫太子君嗣也師傅為戮辱莫甚焉而鞅以峻法繩之不少假借知有公家而不知其身他日之利害觀其迹若不狥已私者謂之忠臣夫豈不可而君子羞道之何哉鞅非能忠者也迹若不徇已徇已之尤者也或曰鞅辱及君嗣不顧其身之利害

焉在其為徇已乎曰不然鞅之舉動無非已私彼以為行法不自近則令將不行而無以濟已之欲故假于公以成其私耳鞅刻薄人也其朝夕所圖富强之效也而富强不可驟致則遠道而圖之先王之治民惟懼其不親睦也今使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以離散其歡欣和睦此豈先王之意哉有功者顯榮無功者無所芬華甚者宗室非軍功不得為屬籍朝夕汲汲于功利而理之是非可否不問也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于

道者有刑使民惴惴然手足不知所措雖一時致富强
之效而秦之本根撥矣鞅豈不知其悖理哉以為法禁
不嚴則富强之效不可致富强之效不可致則無以滿
君之欲而固己之寵也夫以固己之私而違道以邀功
利此非徇己之尤者乎古者井田之法自十夫有逕等
而上之為畛為涂為道為路至萬夫而止所以通車徒
便往來不得不若是詳也鞅起而更之併其千為一而
謂之阡併其百為一而謂之陌阡陌之法行則道路少

而田益多穀粟不勝其富而井田雖廢不恤也古者五家置一比長等而上之為閭為族為黨皆置官焉官雖多廩禄雖費而訓告其民者至悉也歟併鄉遂以為縣五千戶始置一令不及比者惟置長官職既少而廩禄多歸于公上雖變古法不顧也嗟乎古先聖王經理天下事事物物各處其當其思慮至悉而歟徑變之以富強其國以威制諸侯以顯名于天下以滿足其君之欲以益固其位歟之徇己毋乃太甚哉天下道二曰公與

私而已公天理也私人欲也人欲熾于胷中凡可以利已者無所不為而天理何在哉景監嬖倖而鞅因之以進說君以帝道而不合則屢變其說而卒以強國之策售其欺鞅之急于進取如此其後秦人怨之者衆趙良勸其去位而不能從則其施為舉錯何往而非已私耶嗚呼其行法于君也似不阿其勸耕織也似知本其令行禁止也似有功然探其心術則人欲紛亂而未嘗須臾寧息君子豈以其迹而掩其心哉道不拾遺山無盜

賊人以是為鞅之功鞅以峻法繩其民特刼于威服爾何功之云心術一差萬事顛沛君子是以知利心之不可有也鞅之設心日夜惟已是利及其出亡至無所舍車裂以徇為千古笑鞅亦何便于為已利哉

諸葛孔明論

君子胸中之規模要不可狹也有三代王佐之規模斯有三代王佐之事業甚哉王佐之規模非淺識所可窺也彼道德之富涵養之深胸中所藏莫知其際豈可以

一節稱一行名哉後世之士不足以進于三代我知之矣自處為甚卑一節一行足以自表則其心足焉宜其規模之狹不足以望古人也春秋以來如鄭子産晉叔向皆賢卿大夫也其規模已不足以望三代之士又況秦漢而下乎偉哉孔明生于兩漢之後而庶幾乎三代王佐之規模此豈區區一節一行之士哉高卧隆中不求聞達每抱膝從容長嘯其所以自養者孰得而測之先主以帝室之冑英才蓋世枉駕草廬三往而後見非

自尊也其所抱負者大用之不敢輕使先主不能降屈以至于再三吾有獨善其身而已矣世方汲汲于功名而孔明恬然若無意者此其所存者何如而規模豈易量哉相先主治蜀明賞罰核名實撫百姓示儀範此未足以見其規模也蓋讀出師一表而後知之昔周家之制中外一體故王之左右職衣服飲食者皆屬之天官惟其一體故也自漢而下無能識此意者今孔明之言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其言其臣

良實忠純者宫中之事宜悉咨之其深明夫一體之義乎自古大臣出征于外而國中晏然者惟周公為然今孔明亦連歲出師而未嘗以根本為憂非疎也葢有以處之也郭攸之費禕董允之徒朝夕翊賛于内又有性行淑均如向寵者又言侍中尚書長史參軍皆端良死節之臣願親信之其國中多賢若是而誰敢萌窺覦之心王佐之經綸宜意復見于此時乎彼非仕而後學者意其在畎畒中龐德公徐元直之流相與講之者熟矣

王通氏言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即其經畫而探其所存誠有足以興禮樂者然吾有疑焉劉璋本以好逆而乃為譎計以取其國璋固漢賊也孔明為漢除殘雖誅之可也然既與之合矣而又襲之得無虧于信乎治蜀太嚴纖惡不宥法正規之而不能從且筆申韓管子六韜之書以授後主亦非三代王佐所以輔其君者毋乃時不逮古思其上者不可得而姑為其次者歟然古人惟道之行不可則止未嘗少貶也而孔明姑為其次

者毋乃其學有所未至而然歟雖然王佐之不得見久矣得見幾及焉者斯可矣孔明之心未嘗須臾忘漢觀其大畧于王佐蓋幾焉圖畫其國決非兩漢人物所可及也迹其將有事于北而恐有乗其後者遂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既得孟獲七縱七擒以深折其心然後孔明得安意北征而無所忌蜀兵既寡難以歲歲用則使十二番休故雖屢用之而兵不罷所為八陣法深得古意用兵止如山進退如風所至營壘井竈皆應繩墨誠可

謂善治軍者行國君事而人不疑李平廖立没齒懷德當三國土地分裂之餘乃有人物如孔明者而又何議焉曰孔明人傑也君子要當以人傑待之闊略優容所以待常人而施之賢者則否擿其所未至而以王佐繩之所以愛孔明也以孔明之規模而充以古聖賢之學將為漢伊周矣惜乎其不全不盡也開國立配而所納乃劉焉之子婦身為宰相而躬校簿書孔明而有伊周之學豈其不全不盡若是歟此吾所以重為孔明惜也

陸宣公論

三代而上天下多全才自秦漢而下偏矣人才之不同國家盛衰之所關也三代而上有名世之君斯有名世之臣其器博故其用周內而承弼厥辟外而經理庶務恢恢乎無所處而不當是之為全才而孰能指其偏者吾悲夫秦漢而下人物之不古也于此雖長于彼必短故夫忠言讜論拾遺補闕以正直聞世者有之矣然經濟天下之略鮮焉剸裁庶務經理疆場以幹略過人者

亦有矣然承弼人主之德者無聞焉人才之偏若是視三代之全才遼乎其不相及矣雖然天之生賢非有古今之殊宜可謂三代而後終無全才耶人惟安于淺陋不能充而大之故其不逮也如是若唐陸宣公其庶幾于全者矣德宗多欲之君也而贄道之以仁義德宗強明之君也而贄勸之以納諫知其好勝又恥聞過正言直指雖拂其意而無益也則和緩其辭而委曲其意不憚于諄諄而庶幾潛格其非心其言一不誠心莫之保

一不信言莫之行所以切劘君心懇惻如此雖三代盛時承弼其君者何加焉當是時神策六軍悉戍關外未有為根本慮者贄力言之而帝不從後涇師忽變其說始驗論防秋利害務所難忽所易勉所短略所長深中當時之病且詳陳六失可去八利可興之策贄儒生也而邊境事諳練如此則其胷中之經綸豈易窺哉世無全才久矣今贄也內而正君外而謀國繩愆糾謬之益開物成務之策綽然有餘曾未聞有扞格而不通者贄

果何自而能全耶吾知之矣學問涵養所以潛其心者至矣小心精潔未嘗有過或規其太過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他恤乎惟其所學有自故其燭理甚明其律己甚嚴其施于用者無不周也觀其勸德宗以舍己以從衆違欲以遵道遠憸佞親忠直推至誠去逆詐斯道甚易知易行不費神不勞力在約之于心爾非心地明白安能啓迪其君若是之簡直耶雖然嘗以孔孟之道觀之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禮貌未衰言弗行則

去之此孔孟所以垂世立教者贄之告君不憚其煩而帝每不能聽知幾而作不俟終日可也而贄獨安焉陰失帝意卒以貶死贄誠有學者曷不師孔孟而亟去之嗚呼可退而不退宣公處之必有深意未可輕議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雖天下常理然君子憂世之深視天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雖知道之將廢豈忍坐視而不救必區區致力于未極之間苟得為之孔孟所屑為也豈與小丈夫諫君不用則悻悻然去則窮日之力

而後宿者此也宣公所以不忍亟去者意其在此吾故曰未可輕議也

邊防質言論十事

竊惟當今之務備邊為急而兵機將略非儒者所當言故孔子曰軍旅之事未嘗學也而孟子亦云善戰者服上刑嗚呼信斯言也不曰我戰則克君子有不戰戰必勝乎然則兵機將略乃君子所當講也摭簡策之所記參師友之所談條陳利害達其意而已不矜藻飾故曰

論戰

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此言國家之武備不可一日弛雖積安極治之世不可忘戰況危機交迫之時乎竊料今日之勢必至于戰戰非美事也不戰而屈人兵豈不甚善然觀時度勢雖欲僥倖無戰而不可得何者敵失其都假息河南豪猾竝起者必又從而慼之師一渡河汴京毀沸浸淫不已而侵軼之害近在目前能

無戰乎往者紹興講和不過金人一國和好既通無復餘事今蒙古既衆金人據有之地必將四分五裂與我為隣部落不一必有崛強喜功不我親睦者能無戰乎往者金人盛強朝廷姑息勉強和好今金師屢敗亡無日矣而敢偃然自大邀我聘使索我歲幣若遽許之姦雄窺覘謂吾衰弱已甚故雖垂亡之寇奉之惟謹有鄙我心輕來伐我能無戰乎金人我之深仇而敢駐汴京者謂我不能復讎可以無南顧之憂也遽與通和必墮

其計若不欲遽絶之姑告之曰俟復還燕薊交聘如故委曲遷延遲以歲月殘寇必亡萬一未亡謂吾無信致釁于我斯與之戰乘其衰弱克之易耳大抵爲國家者固不宜好戰亦不可憚戰晉之渡江國非不弱而未嘗肯與敵和石勒來聘輒焚其幣祖逖出鎮而河南復爲晉土苻秦南牧一戰而卻之蓋强敵在前晉人朝思夕慮求勝敵之策所以克保其國我朝中興之初數與敵戰良將輩出王師屢捷岳飛韓世忠劉琦吴玠之徒勳

烈表表于紹興間非秦檜沮之復故疆刷國恥端可必矣今廟堂之上圖畫邊備如恐不及必不以戰為憚而後人才共奮何患其無成功哉

論守

自古有戰則有守戰所以摧敵守所以固圉兼而用之可也故陸宣公論攻討之兵則必有鎮守之兵保親戚而後樂生顧家業而後忘死鎮守之兵也今欲固吾封疆使敵人無敢侵軼豈可以無若是之兵哉雖然有若

是之兵則有若是之費民力既竭賦不可增將何以給之朝廷深計遠慮令大軍有闕無復更補移其贍養之資為吾鎮守之費招壯勇充邊屯各保其所以待不虞可謂妙于經畫矣而或者有疑焉昔我先朝用師西陲夏竦請增置土兵而楊偕建言古者兵有九地而士卒近家者謂之散地言其易離散也偕之此言本于孫武談兵之雄也而深以散地為戒然則今日募兵屯邊不離鄉井敵人臨之我不能禦倏焉而散果足以任保

護之責乎曰孫子之意非以散地為不可戰也要使人知所儆懼而已譬之涉大川者當憂其易溺而非以大川為不可涉也戒之戒之深虞其散而有恩德以固結之有法度以整齊之斯不散矣古之善馭軍者撫之如慈父制之如嚴師其恩也如雨露之濡其威也如雪霜之凜感其恩者不忍散畏其威者不敢散協力一心致死衛上不啻如捍頭目夫然後藩垣固門戸壯矣雖然間諜不明則軍情亦未易定國初名將守邊關市之征

恣其自用厚給間諜敵人動息靡不知之常先為之備故冦入則必敗其後李允則為帥卒有亡入敵境者移檄索之答以不知所在則告之曰是在某所敵不敢匿若今日邊將亦能若是則募兵可恃以無恐而何憂其易散請以此裨鎮守之説

論招募

兵可募也而亦甚難徒有募兵之名而無可使之實何裨于武備哉饑荒之歲民無所得食故募之易閒暇之

時為兵者未戰故募之亦易今年穀屢豐邊事方急惟豐也故人無意于為兵惟急也故人憚其為兵合斯二者而下募兵之令僅得夫驕怠尫弱望風逭逃之人將焉用之然則當如之何聞之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其賞信其利厚以是激之將躍然奔赴不可得而已矣晉之平涼州也馬隆募能挽弓四鈞弩三十六鈞者無問其所從來立標簡試旦及日中得三千五百人夫弓弩若是之勁而應募若是之速彼果何術以驅之耶及觀

涼州既平之後朝廷欲加隆將士勲賞有司以為隆將士勲賞者皆已先加顯爵不應更授揚玭駁之乃復賜爵加秩由是知此應募之初未及征行而勲賞已頒矣夫安得而不勸自春徂冬成功而歸不過一歲而與之三年軍資受賞多矣夫又安得而不勸今之招募不識能如是否乎嘗聞國初邊將利權甚專非私之也欲其廣募驍勇為爪牙也中興之初背嵬一軍最為勇健各持巨斧上揕人胸下斬馬足北敵深憚之此殆李牧所

謂百金之士也豈止錢二三千之所能招亦豈日給一二百錢之所能養乎方今財計未充誠難廣募然捍禦應敵有不可已者惟當由中及外痛節冗費而專以邊事為急庶乎其可辦矣書不云乎罔曰弗克惟既厥心苟盡其心事無不可為者

論横烽

夫嚴守禦之備募驍勇之兵國事果濟矣乎曰未也兵力雖強寡助則弱主將雖賢孤立則危自古如是者多

矣毛寶之戍邾城也以旁無應援而敗張廵之守睢陽也以援兵不至而覆夫寶廵非不智且勇也嬰孤城捍强寇其力固不敵也今夫手足相為用則其身安鄰里交相助則其家可保矧天下事莫難乎兵而可以無援乎沿邊勁卒分屯要害宜若壯矣然利害不相同左右不相關首尾不相副聲勢不相接則亦何以禦方來之寇非寇不可禦也獨以一軍當之是以難爾昔元祐初范純仁經略環慶建請諸路修横烽之法賊兵侵犯則

並舉横烽傳報隣路且乞委經略司選築應兵馬将副使臣分為二番戒諭士卒整繕器械凡軍行不可闕之物平時一一備具常為猝行之計纔見横烽立相赴應偉哉斯言其常山蛇勢乎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純仁深知兵略得乃父仲淹之傳故切于事情如此今遺法俱在曉然可行凡封畛相接者皆明乎患難相助之説則雖有強寇莫能肆毒矣

李宗刺兖州患其土多盜村置一樓樓皆有鼓盜之發

也次第擊之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守其險要靡不擒獲此横烽之近似者猶立見效況其大者乎古人有言曰同舟遇風吳越相救以此發明人心使之恊力無間今之急務也公朝急圖之

論軍陣

横烽之説既言之矣請復以古陣法明之五人為伍伍有長積而為兩為卒為旅為師為軍總萬二千五百人兵亦衆矣等級相承職愈尊則隸焉者愈衆倡而率之

若身使臂若臂使指井然有條雖繁不紊故曰治衆如治寡分數定也分數既定交相為用雖變化無方而體統常定故曰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諸葛亮妙達斯理制為八陣以後為前以前為後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此古法也布陣如此誰能克之此所以既擒孟獲縱使更戰而七縱七擒也渭南之役司馬懿久與相持而不敢戰蓋知其不可敗也史稱懿常遣兵掎亮之後頗有殺獲是

其小小者而其大勢實未嘗動也夫兵至于不可敗則無敵于天下戰至不可敗則退焉而不可追亮没而師還懿嘗躡之矣楊儀反旗鳴鼓而懿不敢追蓋知其不可追也深乎深乎其神于用兵者乎馬隆得之涼州之役樹機能以衆萬計或乗險以邀其前或設伏以截其後自謂謀無遺策矣隆依八陣法作偏箱車且戰且前奇謀間發卒以全勝此則孔明之故智也唐太宗自稱吾擊弱敵嘗突出其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可謂難能矣

然其所遇者肥敵爾若以八陣法禦之前可得而突後可得而攻哉是故莫精于古法莫全于古法善用兵者當以是為本不本諸古而率意以戰者是謂浪戰其勝者幸爾張巡用兵不依古法然其言曰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驅之而往若臂使指即古法也有志于當世者其精講之哉

論訓習

有兵而不教與無兵同教之而不精與不教同夫人未

有不可教者怯者可使勇弱者可使強況天姿強勇者乎孫武之教婦人也約束既明申令既熟斬二隊長而能于俄頃之間使深宮之女左右前後跪起皆應規矩繩墨馬燧節度河東以騎士單弱悉召牧馬廝養教之數月皆為精騎人豈有不可教者哉古人知其然也蒐苗獮狩四時之間未嘗不教目熟于旌旗耳熟于金鼓手熟于器械足熟于馳驟坐作進退無所不熟被鎧甲不知其為重蹈險阻不知其為危教使然也雖然教之

而無以激厲之則如勿教而已矣今國家所恃者大軍也雖曰教之而激厲之術闕焉不講州郡亦然禁旅廂卒名之曰教而無所激厲猶不教也凡人之情孰不趨利大軍財用固自有餘為主帥者視其技藝之精月以一二千緡錢賚之歲不過一二萬計州郡財用亦非甚之為郡將者視其技藝之精月以數百緡予之歲不過數千緡計厥費未為廣也而能使所在卒伍皆為精兵豈非國家之大利耶嘗觀李牧為趙守邊日擊數牛饗

士以歳計之不勝其費矣而無所靳惜葢振作士氣義所當然况當技藝既精而無以旌别之可乎雖然善其藝者末也善其心者本也古人教人豈徒取其能而已哉迪以忠孝勉以信誠赳赳武夫足為腹心羣騶諸御皆知禮義是則可貴焉爾泰誓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教戒之久此心純一人人可仗此王者之師也誰得而敵之嗚呼今為軍帥為郡將者盍亦究心于此乎

論民兵

養兵之費蠹財甚矣而不得不養者惟民無以衛而國無以立也嗚呼盍亦求夫財用不耗而自足以衛民立國者乎古者兵出于民戰攻守禦之具盡在于人事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耰其矛戟也蓑薜簦笠其甲冑干盾也钁鍤斧鋸杵臼其攻城器械也此太公對武王語也推此類具言之且曰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豈

非兵民為一之良法美意歟擇其可教者而教之軍旅之事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自百而千自千而萬雖至于百萬可也何患其無精兵耶今日沿邊郡邑有弓弩手有山水寨有義勇有保捷皆民之能為兵者也生長邊陲體力堅悍固已有可用之實矣矧復有傑然于中者世目之曰土豪聲欬所加靡然從之皆為部曲誠心以待之恩禮以結之平居減其租稅臨事給以資裝豈有不為吾用者哉周亞夫之伐七國

也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也孟一俠士爾吳楚失之而輕亞夫得之而重衆中之傑非他人匹也然則今日之土豪可不加厚哉厚之者不過數人而從之者不勝其衆荀卿所謂若掣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得處事之要矣因其徒衆教之武藝區別其能否而勸沮加焉皆精卒也昔李抱真籍民為兵免其租徭足為農人之利給以弓矢不為私家之費習射于農隙則不妨田功賞罰于都試則

有以懲勸而三丁選一合于成周其民可任之數比及三年得精兵二萬不費廩給雄視山東嗚呼安得如斯人者而辦斯事乎

論軍法

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國容入軍則民德弱軍容入國則民德廢旨哉寬嚴異用隨所宜施不可以相雜也軍旅尚嚴不嚴則法不立何者兵死地也人情誰不貪生而畏死畏死之心重則徇義之念輕危機

迫之有走而已爾古人深慮焉故嚴為之法使人心曉然皆知進猶可以求生退必不免受戮雖白刃如林矢石如雨無敢卻者法使然也夏商誓師敢有不恭孥戮加焉周人大閱斬牲以左右徇陣曰不用命者斬之其嚴如是蓋不如是則士不用命無以取勝矣自昔盛時以嚴為尚豈非軍容固當爾耶今所在雲屯兵非不衆而大軍驕惰緩急難仗意者主將不嚴之故歟主將之所以不嚴得非掊克之過歟虚籍之多歟姦弊日滋而

無以服其心歟夫如是故不得不寛寛弛之久驅之戰陣誰肯盡力且夫僨帥之弊其來久矣至更化而後革方其選用之初固無所事日月寖久每患失之苞苴之交結猶曩時之僨帥也交結猶故則掊克亦然上虐其下下慢其上雖欲以法齊之其可得乎拔本塞源痛革斯弊所望于公朝也夫軍情無常畏將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古之為將者受命則忘其家臨陣則忘其親援桴鼓則忘其身令發之日坐者涕霑襟臥者涕交頤

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意故畏將而不畏敵人百其勇所向有功今之人心古之人心也為將帥者誠能立法自其身始則三軍之士亦將畏將而不畏敵矣史稱衛青勇于當敵常為士卒先霍去病常以壯士先其大軍夫以元戎之主不顧患難以身先之其誰敢不效死兹其所以為名將也夫

論將帥

孫臏策龐涓夜至馬陵既而果至李光弼料高暉李百

越降于雍希顥既而果降英材絶識洞照物情出于常人智慮之表宜其成功之超卓也李牧收民人入堡以謫匈奴周亞夫堅壁不戰以挫吳楚養威持重迎機而發其兵家之所謂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脱兔敵不及拒者耶韓信有舉燕趙擊齊絶楚糧道會于滎陽之請諸葛亮有跨荆益保嵓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之言宏規遠略不愆于素非小才小智之所及趙充國以不戰而屈人兵而罕开自降羊祜修德信以懷吳人而陸

抗心服雍容不迫有古人之風焉嗚呼必若是而後可以為將矣雖然此等人物豈常有哉必不得已舍其所短取其所長亦足以集事功矣夫人固有決不可用者反覆難信跋扈不恭雖終身棄之亦不為過其或偶有差失而材智過人者其可終廢乎且孟明嘗為晉擒矣李廣嘗為敵擒矣然且不廢況未至于見擒者乎鄧禹之師嘗衂于赤眉矣郭子儀之師嘗潰于相州矣然且宥之況未至喪師者乎美玉有瑕未害其為寶良馬或

踶未害其為駿人才難得正不可以一眚之故而遂廢之也且夫將帥取其才能不必責以廉謹故兵法有所謂使貪者國初委任諸將得其道矣自西邊用兵有以公使錢得罪者法令既密故武功不逮可戒哉小廉曲謹之人雖不聞顯過而其實難用材器磊落之士雖不修細行而可與有為今日之勢亦云急矣為將帥者正當度越拘攣收拾才俊為腹心爪牙之用昔趙奢為將奉飯而進之者以百數所友者以千數待士如此供億

之費可知矣今諸將能循此軌轍豈不甚善然供億既煩則支費必廣毋以三尺繩之庶乎其可也何承矩築塘貯水大興屯田因以設險為戎馬之限厥功偉矣然輒改詔書罪之大者也先朝念其有功且優容之此鼓舞豪傑之機括也豈非今日所當取則者乎

論重鎮

自古善為國者必有可以憑藉之地亦必有可以憑藉之人故衆建諸侯而有方伯連帥者焉宏材碩德歸然

為一時之望侯國視為準則王室賴以安強故古人注意焉今之帥閫古方伯也都會之地俱為重鎮然當邊事方殷之時就諸鎮中有尤重者焉不知皆勝其任乎抑猶有物望未孚者乎夫重鎮若巨室然生理備具取之不乏可以傳之子孫是謂家計立規模植根本足以弼成丕基豈非家計之大者耶昔者高帝征戰于外而得蕭何焉為家計于關中光武亦征戰于外而得寇恂焉為家計于河內是二臣者其謀慮深長其經理周密

凡國所急者物物咸具故二君頼之以成帝業今吾所憑藉者果何如哉敵有將亡之形而猶敢以虚聲加我我有可乗之機而猶未能以重兵壓之是何也則以内求諸己未能無慊也然則若何而可曰選用真賢付之閫寄而植立其所謂家計者斯得之矣孰為真賢曰朝野之間翕然同稱無有異辭是謂公論所歸斯真賢也今之諸鎮固欲得如斯人者矣而猶慮其未然故願公朝更加察焉選擇人物分處要地尊其位重其禄假之

以權財賦皆得自用官屬皆得自辟展布四體惟所欲為人所難辦之事次第而舉然後中國有所憑藉矣雖崛起方張者猶將畏之況垂亡之國乎昔者晉室南渡方伯之任莫重于荆徐荆州為國西門刺史常督七八州獨為雄盛故禍變雖作未幾復安實賴于重鎮焉由是觀之擇真賢據都會豈非今日之要務哉

雜著

擢大安軍楊震仲謚節毅謚議

議曰生死天下之常理忠義人臣之大閑有志之士寧殺其身毋容幸免者不敢以常理而越大閑也雖然死有易有難亦視時之嚴與寛何如其嚴也稍失臣節必誅無赦等死死節為愈故趨死也易其寛也有罪未必誅忍恥貪生亦可以徼倖故就死也難嗚呼不以寛嚴貳其心大義所在視死如歸者其惟烈丈夫乎揚公震仲始以興元倅擢知大安軍逆曦檄還興元且使來見見固不可去之其可乎我朝法令至寛潔身而去不從

叛逆朝廷必將矜而宥之公心固知之矣獨念興元之還賊欲仗我而逐其帥帥可逐乎我一失節人必效之郡縣皆為賊守而蜀非國家有矣節可屈乎節苟不屈此身雖死猶不死也屈節辱身苟活于世復何面目見士大夫乎且人所以異于禽獸者此心之良爾昧于君臣之義而斵喪其良心則與禽獸奚别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

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聖賢立論其嚴如此後之為臣者具可干名犯義而自棄于小人之域乎其可舍順從逆以自全其區區之身乎此公之所以死也太常定謚能固所守曰節彊而有斷曰毅可謂無忝矣自公之死大義著明人心興起勃勃乎其不可遏掃除妖氛清我西土第其功者以手翦逆臣為首而君子謂公首倡大義功不在誅逆者之下此奉常定謚之本旨也茲不敢違謹議

讀管子

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為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劒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為人客等語亦種蠡所尊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晁錯以為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齊整此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間向歆論定羣籍古文日盛學者雖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稍絀矣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齊

桓管仲相與謀議唯喏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施設果傳于世淺識之士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親嘗經紀者豈不為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徑遂與道絶而此書方為申韓之先驅鞅斯之初覺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

張魯川字說

廬陵張君名洙求字于余敬字之曰魯川且告之曰子之名乃吾夫子教育英才之地也以天縱之聖統盟斯道俾萬世之下人心著明三綱五常不泯不墜者其惟夫子乎斯名不絶于口則斯道不忘于心又重之以斯字人以是而稱子入乎耳著乎心夫子之道將終其身而弗之忘矣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孔子之謂集大成言此心此道無一毫之差至中至正至大至精萬世學者之凖的也有志于此則日進日新莫之能禦矣

子其勉之

吳晦夫字說

吳生炎求字于余余字之曰晦夫中庸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旨哉斯言古人為己工夫至精至密至深至實無愧乎此心而已晦夫其勉之

鄭德源字說

友人鄭君名清之求字于余敬字之曰德源夫水至清

也而所以清者源也源之始發莫或汩之何嘗有不清哉惟人亦然純粹不雜天之所與也萬善皆由是出故謂之源源微而難明一毫有差非其源矣惟至精者能察之蚤夜以思不得弗措所以求其源也幸而得之兢兢業業無敢放逸所以養其源也三才同源養而無害則與天地相似苟為無源雖以善為之其違道遠矣鄉原似忠信似廉潔而不可入堯舜之道楊墨似仁似義而卒蹈于無父無君之域源哉源哉可不精講而實得

之哉乍見孺子將入于井而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簞食豆羹弗得則死而不屑于蹴爾之與非有所計慮于其間也由中而發不期而應此天機之自然也立身之源于是乎在流而不息孰能禦之德源可不篤志于此哉

書贈傅正夫

學以自得為貴學不自得猶不學也今觀論語一書多六經之所未嘗言而孟氏一書又多論語之所未嘗言

大聖大賢豈故求異于人哉得于心發于言亦不自知其為異也夫是之為自得之學嗚呼此理微矣自象山既歿之後而自得之學始大興于慈湖其初雖有得于象山而日用其力超然獨見開明人心大有功于後學可不謂自得乎雖然慈湖之學慈湖所自有也學于慈湖者當如之何蚤夜以思求所以心通默識者改過遷善日進不止必將大有所發揮豈必一一躡其迹哉如是則可謂善學矣正夫固有志于斯者某故因以告之

書贈張伯常

口傳耳受雖多奚為發憤力行弗得弗措過雖微而必改善雖小而必為立志貴乎恢張保德務在兢業毫髮有疑不可謂學純明不貳斯之謂盛

書贈吴定夫

南城吴定夫布衣芒屨走天下欲遍識當世賢者所賫一布囊其囊用八尺布縮縫之其末衡縫之虛其中以便出納權其輕重長短中分于肩上丁亥年來金壇訪

余與王去非今年春去非奉命守昭武時昭武盜方熾
而去非行速親舊不及偕亦無與偕者定夫時到中都
慨然曰王君事不辭難君臣之義也我輩獨無朋友之
義乎即肩布囊臥起隨之飲食必親嘗乃進凡去非平
日親舊知定夫在焉心乃安嗚呼定夫豈直知朋友之
義而已哉今夫士大夫義不勝利公不勝私惟知剥民
脂膏以自封靡一旦聞金革之事則心揺膽戰口出寒
液雖驅之且不前盜賊之敢于陸梁其端由之若王君

去非雖未敢以克亂全才自許而其至公血誠上通于天目前未見其比使盜賊而禽獸其心則已若猶人也能不為去非感乎定夫知其審矣故奮然而行豈特知有朋友之義而已哉方定夫訪余時余館之社倉凡倉前居民之貧者多受惠有一人操舟失業且丐矣定夫探囊出錢買舟與之令數口獲全而舟固在余以其用之輕疑其所齎者厚不復察既去乃知匱矣欲周之不及去踰年有見之婺源者傾橐惟得所見諸賢像蓋定

夫每見一人則慫屬畫工圖之他皆無取其嗜好如此余欲方之古人未見其的因寄以白苧一端聊賦二十八字戲且謝之寄我南中布一箇布錢還出布囊中長房定有神仙術可解傾囊賞戰功

書贈蔣宰

康誥曰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

在王命君子之道無所不取則智益明德益崇以臨其民則恢然有餘裕矣求之不廣用之易竭無以深得乎民心又豈能為俊偉光明之事業乎周公之稱康叔曰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則康叔之賢有大過人者矣君臨其國不過百里封畛若是其狹也可不勞而治而委曲告戒必欲其無所不取非獨一端而止以商周為未足而又及于古先哲王則所求者愈廣矣土不過同而唐虞是則毋乃割雞而用牛刀乎曰茲

所以為古治之盛也今為縣令者豐財而已爾巧謟而已爾徒為一身計而未嘗為吾民計有談古人之盛美者則鄙笑以為迂而豈能有所取法乎鄉君子蔣君伯見處衰俗之中而慨然有復古之心聞嘉言善行求之如不及百里之民其將均被其澤乎其之官也踵門告別某敬書以贈之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絜齋集卷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陳昌齊

謄録監生臣左振麟

絜齋集卷八

宋 袁燮 撰

序

繁昌鄉飲序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莫尊于聖人不可復加矣然不過于人倫之中全之盡之非能外是而加毫末也其言之的如此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

行先長者謂之不弟行之疾徐跬步之差爾而弟與不弟是非異塗堯舜桀跖之所由分也豈可謂細事哉古者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籩豆之多寡皆視其齒其別有四嚴於長幼之辨如此風教所關故也而俗吏以為不急而忽之而廢之可乎吾友南仲宗室之秀也名善潼有志斯道為宰縈昌舉行鄉飲于學倣古者賓主介僎三賓衆賓之制三揖三遜獻酬修爵之儀而參以今禮濟濟乎其可觀秩秩乎其可則周旋其間

者悌順恭遜之美油然而生世俗桀驁之習泯焉不作

而司正揚觶又語以忠于君孝于親睦于閨門比于鄉

黨者其為化民成俗之助不既多乎昔子游弦歌武城

其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南仲之

意端在于此余是以嘉之

象山先生文集序

天有北辰而衆星拱焉地有泰嶽而衆山宗焉人有師

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之北辰泰嶽歟自始知

學講求大道弗得弗措久而寖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揭諸當時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之得我而為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未能深信謂道為隱而不知其著謂道為遼而不知其近求之愈過道愈湮鬱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塗如藥久病迷者悟病者愈不越于

日用之間而本心在是矣學者親承師訓向也跂望聖賢若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嗚呼先生之惠後學宏矣先生之言悉由中出上而起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雜然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由别剖析至精如辨白黑遏俗學之横流援天下于既溺吾道之統盟不在兹乎燮識先生于行都親博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有昏怠

之色表裏清明神采照映得諸觀感鄙吝已消刓復警策之言字字切已歟先生之歿餘二十年遺言炳炳精神猶在敬而觀之心神俱肅若親炙然臨汝嘗刊行矣尚多缺略先生之子持之伯徵裒而益之合二十卷刊于倉司流布寖廣書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徧言近而指遠雖使古人復生莫之能易嗚呼茲其所以為後學師表歟先生諱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也嘗講學于象山學者尊之為象山先生云嘉定五年九月戊申門

人四明袁燮謹書

浮光戰守録序

自古論兵家之勝負者繫乎算之多與寡而已然算之多寡有甚相遼絶者有相去無幾者趙括之踈也而遇白起陳餘之迂也而遇韓信不待兩軍交鋒而勝負已分矣曹孟德一世之雄而敗于周瑜杜曾勇冠三軍而敗于周訪夫曹與杜豈可謂無算一時智慮有所不若則不能制敵而敵制之譬諸奕焉舉棊一差斯不勝其

耦矣是故用兵為最難兵死地豈可以易言哉昔者夫子嘗曰我戰則克而荅子路三軍之問則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其計慮之精深隄防之嚴密無復遺策矣以天縱之將聖猶不敢忽如是況他人乎今觀浮光戰守録太守柴侯以寡敵衆而三年之間戰則必克守則必固威名赫赫然震耀當世或者精深而嚴密亦有非常人所能窺測者歟夫戰而無謀謂之浪戰守而無策謂之徒守柴侯之所為豈倉猝舉事僥倖于一擲哉誠心

為國不顧一身之利害君子觀其忠兼通羣書周知兵家之機要君子觀其略出奇無窮有似乎即墨之守君子觀其智戰于城外取則于昆陽之師君子觀其勇合是四者何事不集而又能勤于求助王君辛名將也安昌之役突入敵帳梟統軍首可謂膽勇矣而與之恊力及其他才俊皷之舞之頡頏爭奮共圖勲業皆得牽聯登載于此吳志有之曰同舟涉海一事不牢俱受其敗浮光之戰守真無一事之不牢者歟此余所以三復是

録而深嘉之

送右史将漕江左序

起居真舍人以精博之學端方之操立螭坳進讜言蹇蹇諤諤作時砥柱搢紳倚以為重海内想望風采嗚呼可謂正人也已邊事方殷将漕江左欲豫為戰艦之備朝家委寄之意亦不輕矣而一時公論皆深惜其去葢汲直在朝淮南寢謀忠鯁之士精神折衝國勢所頼以安強也其可遠去乎雖然前朝舊事凡欲畀以大任者

皆先歴河北都漕等官蓋欲其諳事宜積雅望也今之選用無亦是意乎起居正色敢言知有吾君而不知有吾身知有宗社生靈而不知有吾家視此身之進退不啻如浮雲之去來未嘗以他念雜之玉壺寒冰表裏洞徹此則起居之本心非由外至者也昔者伯禹治水八年于外過門而不入子泣而弗顧夫片時之頃一至其家似未害也而有所不暇此聖人之心所以精一也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

不測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維此大本不必他求
卓然不貳萬善咸具古人所以兢兢業業不敢稍懈者
懼其或貳也起居常秉茲心造次不舍惟正塗是遵惟
公家是念力持斯世將有望焉詩不云乎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終之實難起居其思之

題跋

跋丁未御書

君臣父子人之大倫也君父蒙塵于外而臣子恬然坐

視弗救豈復有人心哉靖康之禍慘矣公卿大臣平居獻佞貢諛臨難奉頭鼠竄宗邑傾危曾莫之恤延康尚書何公獨能忠義奮發糾合同盟倡大義于天下聖心簡在寵以奎畫其後歸諸御府而別録之以寶藏于家尚書之志念深矣昔穆王命君牙曰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孟子亦稱故國非喬木之謂世臣之謂也尚書忠義如此後嗣子孫誠能續而不絶斯足以世其家矣嗚呼其偉矣夫

跋宣和六年御製賜沈晦

國朝取士之盛是年為最蓋承平既久俊秀雲集徽皇聖度兼容纖芥之善網羅不遺殿廬攷閱將軍别有旨以御前特試者參入五等凡七十餘人非故事也或者以聖意自有所在耶沈公晦萬言正對為天下第一既而致身侍從直道進退蔚為名臣其曾孫臨川法曹燧示臣以聞喜宴所賜御詩既見當時寵光之盛矣而復以乃祖奏議一巨編俾臣觀之忠鯁深切皆足以感格君

心與起世道臣益知徽祖所以簡拔真才蓋不専取夫
象數之學嗚呼偉哉

跋雲巢王公續雅

雲巢王公名卿之子也嗜古書有美才而恬于榮利凡
世俗所樂者不入于心而巖壑奇絶之趣斯須不忘也
胷襟如此發而為詩清新俊逸出乎塵垢之外理當然
爾傳曰不知其人視其友紫微于湖張公一代之傑也
而與雲巢為莫逆交更唱迭和則雲巢之高致可知矣

余來臨汝始識雲巢之二子皆修謹守家法一日示予以先大夫續雅一編予敬觀之皆超軼絶塵語也秋山詩云朝來倚危欄爽氣真可嚥此非喫烟火食人所能道者二子盍面山築小亭名之曰嚥爽以無忘先君子之雅趣乎

跋高公所書孝經

孝經一書百行之根源也贈特進四明高公嘗親筆之以授其孫傳之至今特進乃春官貳卿介弟貳卿以學

行之粹著稱于紹興間與秦丞相相忤終其身不復用屛居鄉閭士之得于親炙有所啓發者多矣況其同氣之親乎今觀其遺書楷而有法無一點一畫猝然而作者揚子雲言書心畫也柳誠懸亦云心正則筆正心者一身之宗主家傳之要道也人孰不愛其子孫與之爵秩心不正則不能繼豐其財用心不正則不能保惟此心之傳精純不雜氣脈不間其將彌久而彌昌乎公之曾孫國子進士指得此一編保而藏之所以寶此心也

高氏之興庶乎未艾余是以嘉之

跋中丞陸公奏槀

陸中丞者闕其名然以徽皇實録觀之政和六年七月丙辰大司成陸蘊除中丞七年五月甲午盛章以宣和殿學士提舉崇福宫是月庚戌中丞陸蘊以龍圖閣待制知福州今觀奏槀論盛章一疏乃章奉祠之後尋許朔望入朝中丞惡其不正是以攻之當是時士大夫柔佞成風而獨能排姦如此所謂鳳鳴朝陽者耶未幾補

外可為太息其後有陸德先者亦為中丞無所建明非
藴𠃵也余故表而出之

跋胡文恭草稾後

胡公外和而中剛平居温温不動聲氣謹重不輕發發
亦不可回𠃵歐陽公所以有取也蘇子由以直言對策
指陳闕失批逆鱗而不顧可謂忠讜矣而堅欲黜之何
哉雖然公非惡直醜正者内侍楊懷敏勢動中外既以
罪斥未幾召復故官公時知制誥極論其不可不為草

制亦可謂有守矣論人物者毋以一眚掩其他美可也

跋李丞相論和議槀

漢仲長統有言中世之選三公也務于清慤謹畏是乃婦女之檢閑鄉曲之常人爾信哉扶顛持危國家重寄非英偉奇傑之士孰能勝之若李公者足以當乎此矣觀其言語字畫猶足以使人起敬況親炙之乎李公取友必端則常公亦正人也余是以兩賢之

跋忠節傳

李蘄州之歿某既銘其墓矣今又得諸賢相繼正論互發而大義愈益光明縱有不知而妄議者于正人何傷焉而有可深恨者古制不明守禦之職懵不知其所在遂使忠臣義士枉被其毒且蘄州今為次邊距極邊亦遠矣而敵人無所忌憚輒敢破我藩籬越我堂奥而深入我之次邊是誰之過歟古人稱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蓋守禦之地當于其遠近不足言也而居極邊者不任其職方

伯連帥緩不及事而剖符次邊者獨當其鋒豈不難哉啓敵人輕侮之心為邊境無窮之害既遂其欲稍有間隙又將乘之使吾奔命不暇將何便于此皆守禦之職苟且因循不于其遠之故誠得如李牧趙奢輩訓吾甲兵足吾財用豐吾犒賞嚴備而固守之彼或侵疆吾尾其後豈能無反顧之憂哉古所謂老熊當道臥貉子不敢過者也雖藩籬不可得而攻又豈能越吾之堂奥乎又豈能窺吾之近邊乎當今之務莫切于此忠于國家

者盡為明時亟言之

跋羅亨甫書陳使者死節事

有愧而生不若無愧而死大義昭然若揭日月人之良心也陳公之死節非有意為之大本著明如水之寒火之熱天性則然爾嗚呼可尚也夫

跋相山正論

故樞密使王公淳熙間召為大宗伯某進拜焉儀表豐偉議論英發當今海内有如此人物可謂罕見矣今觀

相山正論一編乃識其源流之所自艱難之秋忠憤鯁切明白精當人所不敢及者公能言之深有補于當世急務家教所漸宜其有子如此哉及讀尚書倪公表先待制之墓于是益知其所從出姦相盜權妄開邊隙無敢少拂其意者而公獨力與之爭曾不暇為一身計非相山教以義方之明驗歟夫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而已故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義者天下之公利者一己之私也忠臣之心知有國家焉爾遑他恤乎王氏

一門正人繼作遂為世家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喬木之謂而世臣之謂若伊尹之有陟周公之有伯禽召康公之有虎始可謂能世其家者料院天姿英邁寤寐于斯必將竭其忠誠與其先世同一軌轍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嗚呼尚勉之哉

跋滕君勿齋記後

士君子之立于斯世所以殊于衆人者以其知道也不學則不知道不知道則無以為人故聖人有言朝聞道

夕死可矣夕死而甘心至切之辭也何謂道曰此是彼非不過兩端舍其非從其是道在是矣皇極之敷言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旨哉言乎勿為不善有不可勝用者孟子亦云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古人明白切至之論大槩如此滕君以勿名齋其義至約而所該甚廣有合于古人之心余是以嘉之

跋子淵兄弟行實

士大夫有立于當世要以尚志為本其志不大而朝思夕慮不出于蕞爾形體之微其何以任重致遠乎南城傅氏兄弟天資俱高輔以篤學不安于小成而用力于大道昭晰無疑毫髮不差子淵之所得于象山先生者可謂端的矣二弟繼之同此一源㫖人中之傑也子淵化行百里不勞施為自然感動三年間杖有罪者纔十有六此豈小丈夫挾區區之智術者所能為乎和父居

官卒由此道子野雖老于韋布而開禧所上書慨然有憂宗社生靈之心其子正夫親炙慈湖有得于中氣脉相續無有間斷夫以古先盛時人物為的而自漢而下有所不屑始可謂有大志矣日進無疆誰能禦之有其善喪厥善智及之仁不能守雖得必失則其智猶未大也嗚呼可不勉哉

跋祖姑歳月記

某生于紹興甲子為兒時先妣戴淑人屢為某言六世

祖姑之賢祖姑適奉川蔣氏其殁也以辛未之春某生八年矣奉川距城差遠厥子若孫未嘗相與還往嘉定壬午歲姑有見訪者問其家世則祖姑之孫也示某祖姑歲月記稱賛之語與先淑人所言皆合臨死生之際恬然不亂若有所悟入者可不謂賢乎而不能保天年纔三十有一而終可為永嘆其孫名懌亦佳士以祖姑之善行餘慶所鍾宜其有後也方與未艾于是可占云

題魏丞相詩

古人之作詩猶天籟之自鳴爾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直已而發不知其所以然又何暇求夫語言之工哉故聖人斷之曰思無邪心無邪思一言一句自然精純此所以垂百世之典刑也魏晉諸賢之作雖不逮古猶有舂容恬暢之風而陶靖節為最不煩雕琢理趣深長非餘子所及故東坡蘇公言淵明不為詩寫其胷中之妙爾唐人最工于詩苦心疲神以索之句愈新巧去古愈邈獨杜少陵雄傑宏放兼有衆美可謂難能矣然為人性

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子美所自道也詩本言志
而以驚人為能與古異矣後生承風薰染積習甚者推
敲二字毫釐必計或其母憂之謂是兒欲嘔出心乃已
鐫磨鍛錬至是而極孰知夫古人之詩吟咏情性渾然
天成者乎丞相壽春魏公以詩名聞天下清雄贍逸而
歸于義理之正其發有源故流不竭蓋公嘗使北矣冒
不測之險戈戟滿前不少撓屈卒定敵國之禮相我阜
陵中外寧一其薨且葬也故相陳申公作詩挽之有讜

論見排姦之句則知當時邪佞小人見沮于公者不少矣正直如是詩律之嚴可推而知也某來臨汝公孫某為郡丞示公遺槀見屬為序某非工詩者又豈能評詩然古國風雅頌之微旨嘗探索之得其大略以律後世之為詩者品格高下瞭然可覩故于公歛衽起敬焉敬其詩者敬其人也公之名德死且不朽公之篇咏亦将流傳于無窮嗚呼可敬也夫

題宋教授詩冊後

余觀工于詩者代不乏人而能世其家者幾希惟杜審言之孫甫最為烜赫蘇東坡之後過頗有佳語而去迺翁遠甚不足以相繼今西園公阮以詩鳴而謙甫之詩偉麗清騷酷肖迺翁之風此所謂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者耶然西園位不配德年亦不壽識者傷之謙甫齒髮方壯志氣挺特議論堅正而風骨難老他日必將光大其門一第豈足道哉此余所以知宋氏之方興而未艾云

跋陳宜州詩

嘉定中余官成均始識陳宜州之子森愛其風度灑落志操堅正而知源流之有自今觀宜州親筆此詩信哉有是父所以有是子耶夫人心至靈是非善惡靡不知之以邊功幸賞之故而置六十四人于死地豈人之本心哉利欲誘之不能自克爾宜州力爭之寧得罪以去而不忍六十四人死于非辜卒全其生非有為而然本心著明自不能已爾由是觀之士君子平居講學果為

何事一言以蔽之曰不沒其本心而已萬善之原皆繇是出嗚呼寧不偉哉

跋東坡詞

裕陵可謂英主矣憤外域之彊欲以威制之用師西羌所以斷匈奴右臂為收復燕南之階也睿謨遠矣鬼章青宜結之捷擒厥所原于是歸功焉告裕陵詞蘇公筆也與此歌同指銘温公墓隧亦稱四夷來同為神考之功然則威外裔安中夏固帝王之長算偉績也嗚呼醜

類方強猶欲服之況至弱之時易為力者乎

跋八箴

八箴之作可謂忠告善道篤于朋友之義矣臨川使君實佩服之造次不忘可謂有志于斯道矣然余以為八者厥名雖殊其本一也人之本心萬善咸具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嗟來之食寧死不受是之謂本心然則公廉勤謹忠信和緩非人之本心乎大本昭融一以貫之可也

跋先倉部戲賀何端明得子詩

慶門昨夜夢熊羆曉得明珠照鳳池卻憶劉郎詩句好海中仙果子生遲端明尚書何公娶某之高祖父光禄公之女為越國夫人歲在丁未尚書帥師勤王已而暫寓甬東曾大父被命守泗待次于家因得與尚書周旋小詩倡酬雖一時戲語而字字精當前輩風流醖藉亦足以窺一斑矣尚書之曾孫處權出此卷示某感嘆久之敬書其後以致兩翁情義之篤後裔所不可忘者

題孫吉甫遊東山跋

論者多非晉人尚清談雖謝太傅之賢亦不免見譏嗟夫謝公豈易及哉淝水之役苻秦以百萬之師下瞰長江京邑震恐不知所措而公從容應之曾無懼色毋乃姑為是矯情以鎮物歟曰非也公之料事審矣平居暇日家庭之間與其弟及兄子朝夕切磨講之熟矣制勝之具了然于胸中談笑指麾摧折勍敵迄不復振謝公豈易及哉吾友孫君吉甫學通古今述東山經行寓止

之處甚備非愛東山也愛謝公也昔召伯之教明于南國憩茇所在後人追思勿翦其木而甘棠之詩作非愛甘棠也愛召伯也吉甫之意或者亦出于是也夫

跋西園詩集

歐陽公言語妙天下渾然精粹無片言半辭舛駁于其間可謂至矣而張之壁間往復觀之一字未安改之乃已譬之美玉極雕琢之工而後瑩乎其可觀也今觀西園公之詩亦然精麗高雅無辛苦迫切之態若不甚經

意者而閱其稾則竄定多矣大抵似其為人自律甚嚴
纖微有所必計廉白之操著稱一時宜其發于筆端亦
猶是也余是以深嘉之

題彭君築象山室

義理之學乾道淳熙間講切尤精一時碩學為後宗師
者班班可覩矣而切近端的平正明白惟象山先生為
然或謂先生之學如禪家者流單傳心印此不謂知先
生者先生發明本心昭如日月之揭豈恍惚茫昧自神

其說者哉彭君清貧至骨而能築室于山以屈致明師可謂知所尊尚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慕景行而行之猶仰高山而身履其巔也尚勉之哉

跋二王帖

穆王命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又曰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宣王命名穆公亦以康公期之曰召公維翰謂康公也曰台公是似欲穆公似乃祖也治世盛時所貴乎世家者蓋如此今觀二王相繼名德歸然可謂盛矣

為之後裔者可不自勉哉

題王逸少帖

鍾鼎古篆莊重有典則如正人端士對之令人起敬篆變而隷猶曰近古自東晉以來推王逸少為第一不知篆隷之遺法數抑少逸自出新意為之數深曉書者當能辨之

跋范文正公環慶帖

范文正公以英邁宏傑之才震耀當世區置西事具有

方略觀此一帖可推而知矣夫人物偉特如是而形于字畫乃爾精謹何也志氣要當恢張保養務在兢業闕一焉不可兢業而不恢張則所志者狹矣恢張而不兢業則所養者虧矣古人有言膽欲大心欲小公兼斯二者茲所以為一代之傑也歟

跋杜正獻公帖

位乎百僚之上當天下之重任者孰為先務秉公心行正道而已杜公居相位日淺功業亦不多見然至今天

下推為正人觀其遺墨猶使人斂衽起敬況親炙之者乎嗚呼正人之可為貴也如此

題楊省元泌所藏東坡帖

蘇公才華擅一世而未嘗有矜己輕物之心觀此數帖樂易慈祥之氣猶可挹也雖然公非茍同者自判公猶不為少屈趨舍殊途因應鑿枘而于楊子親厚如此其有契于心也夫

跋林叔全所藏東坡帖

古之君子無一念不在國家未嘗為身計也大義所在九死不顧遑恤他哉觀公此帖足以知其平生之志不在于區區口體之養高名全節迄今炳焕信非偶然吾鄉清敏豐公致身常伯累鎮大藩而資産纔七十畝與公俱為元祐名臣厥志同爾龔彦和遠謫窮荒囊無一錢手執紙扇沿途乞丐以達貶所陳后山守道固窮不勝饑凍以至于死若此二公者雖一畝之田亦無有矣竊悲末俗之陋追想前輩高躅遂敬書之

跋涪翁帖

涪翁一代人傑言為世準無一可議此卷所云士不可以一日不學民不可以一日無教其言當矣然論為人父母非聽獄求盜之謂則所未喻夫獄訟得其情盜發而輒得非細故也其為急務與勸學養士等爾而抑揚若是不亦偏乎雖然先聖言兵食可去信不可去豈謂兵食果可缺哉正欲甚言民信之重不得不爾故曰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是而觀涪翁之語亦

無可議者矣

跋涪翁帖後

涪翁書大率豪逸放肆不純用古人法度常稱杜周有言三尺法安在哉前王所是著爲律後王所是疏爲令以此論書而東坡絶倒雅意于不俗有戈戟縱横之狀不得已焉耳今觀此帖乃能斂以就規矩本心之所形也良可寶云

跋江諫議民望與趙㸌然居士帖

諫議江公以讜言結知徽皇天下推為正人既而流落不偶梁師成見柱上刻公姓名乃奎畫也請所以簡記之故帝稱其忠師成曰何為不用帝曰我用斯人爾輩何所容其身乎及宣和間公避寇抵京師遊郊外佛廬與禪衲語師成屬寺僧具素饌延之一後生在焉公知其為梁氏子亟起僧固留之厥子因前具言乃父歸向之意甚切食罷語之曰寄謝尊君燕雲之役謹不可與公豈為師成者哉時方貴幸用事足以力阻建議者而

罷其役故以斯言曉之惜乎僅能勿與而弗能止也然公之忠誠無有愧怍此超然居士所以心服其賢而交情至篤歟傳曰不知其人視其友斯亦足以知超然之賢矣

題趙華閣帖

華閣趙公人物之翹楚也有家傳之學有師友之訓志操之挺特器業之宏偉足以有為于斯世矣而雅意静退不以立朝為榮而欲以外庸自見平生所藴形于施

設者不過一州一路而止其亦狹矣雖然賢者所行足為世準使為士大夫者聞公難進易退之風砥礪廉隅有特立之操為守為師者聞公政事之美則而傚之有可紀之績所及不既廣乎某始叨從班公即以書見教云我先公之居此地也專以論思獻納為職奏篇甚富凡當世利害知無不言某自聞斯語服膺不失二三年間蹇蹇惓惓之忠有犯無隱者公實教之也以某一介推之則知受教于公有所興發者多而孰謂其狹哉嗚呼

可敬也夫

題唐子西與游公帖

某之先君嗜古好書于唐子西遺編愛之尤篤嘗手自抄成一巨帙意者深有契于心耶所與游公帖不喜使君得循州喜循州再得使君有味其言故游氏子孫寶藏至今某因是以知游公之賢且有懷于先君故併識之

跋林戶曹帖

建炎猾夏之禍四明最酷玉石俱焚戶曹林公挈家浮海獨免于難若有以相之人皆稱公仁厚喜施義所當與傾倒不靳此念篤切感通神明茲所以獲為善之報財雄一州而後人資用僅給蓋所散者多矣今觀遺墨清雅可愛靈臺湛然不為俗氛所汨流露宜爾也我先祖朝奉實公子壻亦以好施著稱鄉黨殆薰炙使然公之曾孫叔全亦清謹士出示此卷因併述之

題楊誠齋帖

楊公不妄許可而書辭有云平生得友議論印劵志趣符節無如左右者其賢可知蓋家庭義方之教也

題誠齋帖

誠齋楊公未第時嘗小蹶矣自期以千里之姿必能致遠竟如其言歷官中外表表可紀抽身早退晚節益高其平生之志也歟

跋傅給事帖

楊應誠之難信甚易知也（案應誠原本誤誠齋今據宋史改正）以高皇之

聰明寧不知此二聖越在沙漠朝夕思念不勝痛切凡有獻策者無所不納庶幾乎萬一耳此聖人之心也給事傅公亦豈不知應誠之為非然與之長書反復激切幸其一悟為國家計不得不然其忠臣之心歟夫心者源也高宗紹開中興傅公為名侍從皆源于是觀此卷者盍以是思之

跋正言楊公帖

君子之出處隨其時而已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隨時之

意也正言楊公之去實當元祐二年可謂有道之時奚去之果或者如疏廣受歸休于漢氏中興之日皦二疏之歸元康三年也東坡蘇公賛之曰殺蓋楊韓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按寛饒延壽惲之誅乃在神爵五鳳間二疏既歸之後曰先生憐之何哉獨趙廣漢以元康二年誅踰年二疏遂致其事亦可謂見幾而作者矣若夫元祐垂簾之時正人雖滿朝而矯枉者或過於正時論少偏必有不契于楊公者矣勇決丐歸求仁得

仁奉陵寢以宸翰焜燿無窮與夫貪進不止湮没無稱者豈不相遠哉余是以深嘉之

跋寺丞楊公帖

賢者在朝則國重爲此論者亦謂有好賢之心矣余以爲能重其國正不必膠於在朝與否也見遠識微奉身而退與斯道爲郛郭獨不足以重其國耶浯翁釣臺詩能令漢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子陵一布衣耳能使東京士大夫砥礪名節以沮姦雄之心子陵實使然

豈必居其位耶然則寺丞楊公不屈于權臣用事之日可謂剛毅有守矣余聞古人重世家取其源流相續也公之伯父正言公乞身于元祐二年天下高其節既無愧古人矣公復繼之又無愧于伯父繼公而作其可有愧于公乎果無所愧則足以世其家矣可不勉哉

題吕子約帖

吕氏再世居咢輔正獻公之子原明又甚賢故其門為最盛右丞遭僞楚之變雖不能死然以大義開曉僭逆

迎奉昭慈垂簾聽政不為無功矣而議者終疑之子約及其兄禮部口雖不言常有蓋前人愆之意禮部既卒子約獨當門戶之責益自憤勵卒以觸權要獲罪謫死方彭忠肅公之攻韓也子約以為已甚既而自攻之友人石應之問其故子約曰彼從臣可以從容獻納我小官幸而獲對敢不亟盡忠乎其大節如此門戶於是乎有光矣子約剛介寡合而于曾君道夫書問不絶或者其臭味草木也夫

題晦翁帖

淳熙己丑之歲四明大饑某待次里中晦翁貽書郡守謝侯謂救荒之策合與某共講之某雖心敬晦翁未之識也久而吕子約為倉官晦翁屢遺之書未嘗不拳拳于愚不肖自念何以得此或者過聽以為可教耶後七年子約為大府丞表對鯁切權臣惡之眨謫以死晦翁痛傷之與曾君道夫帖言之不置夫君子之善善惡惡豈有私意優于天下而喜邦家殄絶而憂根諸中心形

于翰墨道夫實藏之時時覽觀有所感發其用力于斯道者耶

跋家藏顧宏所臨王摩詰雪江圖

後世率以臨畫不足為奇惟真蹟乃可貴然韓退之畫記有云得閻本絶人事而摹得之是非真蹟也失之于閩中而往來于懷不能自釋何惓惓若是耶王初寮生于極盛之時所見名畫多矣而顧謂此圖為珍玩不以為臨本而鄙之豈其風流餘韻有可貴者耶

題臧敬甫所藏李伯時畫觀音佛

觀音入定一念不萌龍眠寫之渾然天成非觀音之心至簡至易匪高匪深或者神交默契無間之可尋耶

跋林郎中韓幹馬

嘗觀杜少陵丹青引有曰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所以咏曹將軍畫馬之工也馬之真者曾不需賜而畫者反賜之金顛倒如此具惆悵固宜因兹以思真不勝偽大抵如此亦猶鬻賣之士不容于世也雖然

将軍之技幾于道矣弟子如韓幹且不能及矣况尋常之流乎披圖閲之凛然生意動心駭目可貴也哉

跋林郎中巨然畫三軸

僕嘗論技之精者與人心無不契合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痀瘻之承蜩其實一也今觀此軒所蔵巨然墨妙凡三軸有無窮之趣而無一點俗氣渾然天成刻畫不露深有當于人心可謂精矣是以君寶之

跋林郎中惠崇畫

惠宗筆迹時一見之類多贋者故雖得其髣髴終不足以取信惟此卷最真無毫髮遺恨良可珍也

跋趙侍郎三物

余觀古人所作一器一物靡不精緻誠心所形非苟然者今之器物較之全盛時已不侔矣况愈逺者乎即此可以觀世變云

絜齋集卷八